



把名校光环扎进土里 苦的另一面是酷

□ 李雨晗

8月，三江源没有酷暑，太阳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只晒不热。我们一行人紧张地盯着几百米开外的草坡，草坡上有很多耸立着的白色石头，我们想找会动的。那一块。在那儿！就当我的心因为着急和激动要蹦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它。雪豹拖着长长的大尾巴出现在山坡上，它朝山脚下的我们瞥了一眼，继续溜达。

我相遇野生雪豹的次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但每次遇见，依旧无比激动。我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在三江源保护雪豹，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5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带着一个超重的行李箱离开了北京。箱子中没有花裙子和高跟鞋，倒是有羽绒服和很多仿佛白漆一样的防晒霜。我要去三江源，跟着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的前辈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待上整整一年。出发前，一位老爷爷认真地跟我说：孩子，你一定会后悔的！幸运的是：2000个日夜过去了，我没有一分一秒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尽管那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高原，学位证书上标注的 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 专业，也和野生动物保护没啥关系。但我知道：去三江源不是年少轻狂的冲动。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也做过不少懂懂尝试，然而我将近大四，才相见恨晚地发现 野生动物保护 这门学科与事业，因此毅然决定朝着这个方向出发。

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名叫昂赛，澜沧江源头的乡镇。我们在一座桔红色的集装箱房子中工作和生活，这里没有稳定的电，要到小溪中打水，手机信号为零。但这里也是世界上大型食肉动物最丰富的地方，至少生活着85只雪豹和12只金钱豹。我们日常的工作是和老乡一起监测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寻找人和动物一起生活的办法。设计赔偿野生动物吃家畜带来的损失、发展 大猫谷 为当地人带来更多收入，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我如一张白纸来到三江源，用一年的时间在上面画满了山、水和雪豹的脚印，但也时常感到颜料不足、画纸不够大。在昂赛，靠着微弱的手机信号，我在山路上提交了罗德奖学金申请，直到收到面试信息时，我才确认自己真的成功提交了。出乎意料地，我成为2018年中国四位罗德学者之一，来到牛津大学。这次，我终于选了一个和野生动物保护直接对口的专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并在千锤百炼中完成了学业。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是当年愿意接纳我这个 外行 到三江源的机构的名字。从牛津毕业后，我立刻回到了山水，又一次收到了新人礼包 一件宽大的迷彩服，胸口上绣着雪豹。尽管我思念和热爱三江源，但和导师们经过几轮讨论后，我决定出发前往新的项目地：城市。这一次，我从江河的源头来到入海口，长三角。

海口乍到，在城市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难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我的工作对象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在哪里？当我在上海沉心观察时，会发现无数的野生动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韧性生存。其中一个物种，真没人对它耳熟能详、然而在现实中真正见过它的人很少，它就是 一丘之貉 中的貉。我遇见的第一只貉，是一只落水貉。原本貉是会游泳的，但这只小貉可能无意间掉到了河中，一米多高垂直的混凝土河岸，让它根本无法爬上来，我们赶紧找了工具把它捞了上来。很多时候，城市的基础设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动物的陷阱，如何让城市变得对野生动物更友好，是我们努力思考的问题。

离开昂赛后，我每年都会回去看看，我看到国家公园对当地居民全方位的支持，看到牧民通过参与自然体验接待有了更多的收入，也看到了被棕熊破坏后重建的集装箱工作站。雪豹见到我时，依然泰然自若。

我们和野兽当邻居的故事，正在昂赛、上海和很多地方不断上演。有人说：我的工作很苦，因为要去到遥远偏僻的地方，会遇到变幻莫测的工作环境，不时还要承受怀疑的目光。但在我看来：苦 的另一面是 酷。如果过去的我没有鼓起勇气，把光环扎进土里，又怎么能得到如此宝贵的机会，接触和保护各种各样的生命呢？在与各种思维碰撞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人生问题的答案，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对社会、对自身的意义。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尺度，是按照几年、几十年来计算的，时间尺度虽长，但日子并不漫长，因为每一天我都可以感受到双脚与土地的触碰。拥有这些，又怎么能说辛苦的背后不是幸福呢？

认准方向不放弃 哪怕 上刀山下火海

□ 汪集曷(中国科学院院士 地热和水文地质学家)

我是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用玩笑的说法就是 地质黄埔一期。但在当年，我学上地质专业纯属偶然。上初中时，我对生物很感兴趣，父亲又在浙江省卫生厅工作，很希望我去学医。我高中在杭州高级中学，杭高是一所偏重理科的学校，当时毕业生学医文学文的为数极少。受到学校氛围的影响，我的兴趣逐渐转到了数理化方向。

高考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上来，急需矿产资源的建设尖兵。北京地质学院模仿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建立，培养目标是地质工程师，学学生一半地质的课，还要学一半工程方面的课。为了响应祖国号召，结合个人兴趣，我就

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北京地质学院。

在选择专业上，我还受到舅舅朱庭祐先生的影响。我上高中时寄住在舅舅家，舅舅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曾亲手创办云南、贵州和浙江地质调查所，他当时曾在浙江大学地理系任教。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筹建新安江水库，舅舅时常带学生去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进行考察，每次回来都带回不少标本。我就觉得地质专业很有意思，以为地质人可以经常游山玩水。

真正学了才知道，搞地质并不是天天游山玩水，实际上是很艰苦的。一些名山大川反而去不成，我才发现自己 误入歧途 了。我所在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当时是一门新兴学科，4年一共要学37门课，同学们普遍反映课程太多，负担太重。我作为南方人，早饭从来是吃稀饭的，但是一早上要上6节课，很容易饿，我起码要吃3个大

馒头，从此养成了早饭吃很饱的习惯。

毕业以后，因为当时我国钾肥资源十分短缺，想从卤水中提炼钾，我就来到四川自贡研究卤水。我还到黑龙江的边境地区调查地下水与克山病的关系。越是偏远、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地质人就越有可能要去。

1966年，国家准备在四川大巴山地区修建铁路，我作为国家科委专家组成员前往支援。工作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晚上只能住在帐篷里，睡行军床。有一次，天气预报说要下暴雨，但谁也没想到暴雨来得那么快那么猛。我们在一条小河的岸边搭了帐篷，雨下大以后就躲进了帐篷里，大概下了半个小时，听到好像有很多水桶往河里倒水的声音。因为当地是石灰岩地区，雨水就通过山体里的洞洞缝缝流进河里，水位一下子涨到一米多高。天快黑时，上游来了很多竹排，原来是山里工厂的厂房被淹了，

厂里的人只能撑着竹排逃出来。后来，得知这些人到了下游水面开阔的地方，被当地老乡救上来了，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这段惊险遭遇让我很受启发，我真正了解到地下水在下暴雨的时候，怎么通过岩溶地区的洞洞缝缝向地表输水。很多人问我，地质人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工作，有没有碰到老虎、豹子，说我还真没有，但这样的经历比碰到老虎、豹子更让人感慨，也更有收获。这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光是为了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还是扎扎实实地了解问题、解决问题。

上世纪70年代，国际上出现石油危机，各国都在探索新能源。著名地质学家、当时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提出，地球是一个庞大的热库，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我们一定要把它开发出来。就这样，我们迎来了地热能资源开发利用的第一个春天。另一方

物质丰裕了,为什么仍然强调青年 能吃苦



我在拉萨 守护 铁路 :既然来了就不能当逃兵

□ 赵振良(讲述) 马生明(整理)

很多人觉得铁路工作需要 吃苦 ,但我觉得只要热爱这一行业 ,就能苦中作乐 ,就不怕吃苦。从出生起 ,我就知道自己是铁路子弟 ,家里吃饭的碗碟有铁路标识 ,穿的衣服是铁路制服 ,住的房子是铁路小区 ,上的学是铁路子弟学校。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铁三代 ,我从小对铁路上的故事耳濡目染 ,听爷爷讲述曾经的故事 ,看着父亲奔波在繁忙的货场内 ,早就在心里埋下了 铁路梦 。爷爷讲的故事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听 : 1982年 ,我们响应国家支援青藏铁路的号召 ,来到青藏铁路沿线工作 ,最先分配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省天峻县南山站工作。刚到南山站 ,我们都是居住在的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面 ,夏天漏雨 ,冬天漏风 ,那都是常有的事儿。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却没有一个人退缩 ,在 风吹石头跑 ,四季穿棉袄 的青藏高原 ,顶风雪、冒严寒、抗缺氧 ,那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确保铁路安全运输。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 :你小时候吃饭用的那套碗 ,就是我们单位安全生产2000天的纪念品 ,现在不能给你用了 ,要好好珍藏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 ,父亲总是不在家 ,我在电话里跟他交流最多。父亲告诉我 ,1984

年 ,他跟随爷爷到了柯柯镇 ,在爷爷的黑陶下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30年的铁路生涯里 ,他从连结员到调车长 ,他见证了铁路沿线设备的升级改造 ,以前职工居住和办公的土房子也变成了砖瓦房 ,信号机也从臂板信号机变成了色灯信号机。他还见证了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开工建设 ,火车开到了拉萨 ,然后他申请到拉萨工作。

但其中的艰苦 ,外人难以想象。我曾听父亲讲过这样的故事 :刚到拉萨 ,休息的时候高原缺氧睡不好觉 ,上班的时候 ,早晚温差大 ,夜里寒气逼人 ,真是苦呀 ,但那时经常有当地的百姓在车站附近看铁路 ,看火车 ,看到他们眼中的期盼 ,我觉得干这个工作很自豪。在拉萨的8年 ,我要确保每一次调车作业都是安全的 ,心里时常会想到爷爷给我说的 ,工作时一定要聚精会神 ,不可三心二意 ,安全第一。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 ,以后你的孩子工作了 ,你把这句话告诉他 ,这是咱们的传统。

2016年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名铁路信号工 ,来到了拉萨最西边的货场 ,离市区十多里路 ,很偏僻 ,周边也没有商店 ,想买些日用品都很困难 ,当时的工区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 ,生活很枯燥 ,一直在重复干活。

这种乏味感 ,大概就是我面对的与父辈不同的 苦 ,我希望工作更有挑战性 ,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事 ,开始后悔选

择铁路 ,便向父亲诉苦。我每次诉苦 ,他就说我怕苦怕累 ,我因此甚至萌生了回家的念头。

平日里一向和蔼的父亲发了火 ,训斥了我一顿 ,然后又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当年跟你爷爷刚来铁路那会 ,真是风餐露宿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徒步进行作业 ,比现在艰苦很多。你现在成了一名铁路职工 ,应该有责任担当 ,铁路没有容易的工作 ,既然来了 ,就安下心来 ,不能当逃兵。

入路6年来 ,我一直在拉萨工作 ,和父亲在一起工作一年。虽然工种不一样 ,但是 ,父亲从一名见习生做起 ,无论是连接员、调车员还是调车长 ,都始终坚守在铁路工作的岗位上 ,为铁路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面对困难时毫不动摇的意志 ,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父亲调回柯柯后 ,我突然感到工作中安全压力越来越大 ,业余生活只能在工区里活动 ,枯燥无味。但是 ,每次想起父辈的努力 ,我就劝说自己 ,一定要克服眼前的困难 ,将好家风传承下去。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就不再感到烦躁 ,而是认真请教老师傅 ,找到自己的差距 ,尽量提高自己。

现在 ,我一休假回家 ,还会像小时候那样 ,总是缠着父亲给我讲关于铁路、关于爷爷的故事。虽然爷爷带来了命运的改变 ,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大学毕业后 ,我考取了特岗教师。2018年秋 ,十八洞小学一位支教老师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 ,开学在即 ,学校师资配备出现了缺口。由于这所学校是双龙镇排碧岩学校的一个教学点 ,配备教师只有一人 ,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很多教师都不想去。身为党员的我主动报

□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教授)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收尾处 ,专门设置一个寄语青年的段落 ,始于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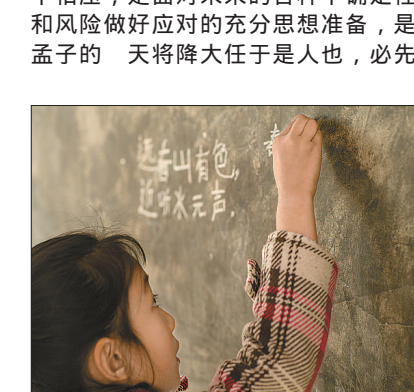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倒数第三段 ,号召广大青年 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 ,永远热爱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在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 ,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倒数第二段 ,号召青年一代 坚定理想信念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倒数第二段 ,呼吁全党 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号召广大青年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0年倏忽而过 ,教育工作者面对的青年也从90后转变为00后。这是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整体而言 ,他们成长于较80后、90后更为优越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中。那么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今天 ,仍然强调当代青年要能吃苦 呢?

在时下对青年谈吃苦 ,并不是一个 讨喜 的行为。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美是艰难的 ,优秀来自苦难。这种苦 ,不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折磨自己的自虐 ,而往往是没事的时候居安思危 ,大事临头不怕事 ,是面对挑战保持定力、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压 ,是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做好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 ,是孟子的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必先



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面 ,在我国很多地方的煤矿出现热害 ,严重影响生产 ,也需要研究解决。我亲眼看到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 ,采煤掌子面的工人光着膀子、穿着裤头 ,还是满身是汗。很多矿工为了降温往身上冲冷水 ,却因此得了关节炎。

我常开玩笑说 ,自己从凉水转到热水 ,搞了大半辈子 ,不是 下海 ,是 上山下火海。现在 ,我国地热开发利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截至2020年年底 ,我国地热能供暖制冷面积累计达到13.9亿平方米 ,差不多人均有1平方米的供暖制冷面积是由地热提供的。

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 ,自己认准事业方向以后 ,一定要非常执着。我刚开始研究地热时 ,对这门新兴学科并没有多少概念 ,也是后来一步步研究 ,才取得现在的一点成效。另外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注重实际 ,不能光躲在书斋里搞理论。我常常跟年轻人开玩笑 ,你们要搞地热 ,就跟我一起去泡温泉。我想 ,不管在什么领域 ,只要对工作保持热情 ,就能从中找到乐趣。我也希望 ,自己从 误入歧途 到有所作为的经历 ,能给青年一代带来帮助。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王钟的根据讲述者口述整理)

苦其心志 ,是邓小平晚年回答女儿长征时你在干什么 时的三个字 跟着走 ,是海明威的名句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

我们当然不能讴歌和美化解难 ,特别是人为制造的苦难。但人生绝非坦途 ,面对挫折 ,就必须接得住、挺得起、压不垮。

我们正身处剧烈变化的时代。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起源于2019年的这场世纪疫情 ,都在很多方面重塑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结构。挑战与应战 ,是文明变迁的主线。应对巨变 ,有时需要稳住阵脚 ,不变应万变 ;有时需要主动作为 ,敢为天下先。困局之中 ,坚定信念之下 的冷静观察、隐忍等待 ,从来不是一种怯懦。尼采曾以骆驼、狮子、婴儿比喻人类的 精神三变 ,从被动适应、忍辱负重、竹杖芒鞋轻胜马 ,到主动担当、舍我其谁、一蓑烟雨任平生。

山雨欲来 ,无能狂怒从无从补于事 ;变局时刻 ,沉着应对方可自助助人。唯有锤炼应变的智慧和勇气 ,才能在传统的边际上持续创新。存在先于本质。当代青年将度过怎样的青春、有怎样的活法、成为怎样的人 ,他人无从规定 ,全靠实践作答。不要做精致利己、自我中心、失去同理心的人 ,不要做掩耳盗铃、故步自封、装在套子里的人。要反脆弱 ,要有定力 ,要看长远 ,要敢应战。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道路上 ,应当永远记得最初的梦想、心中的坚守 ,保持奋进的姿态。

太阳照常升起 ,未来充满挑战 ,但文明的箭头一往无前 ,伟大的事业不可逆转 ,我们必须相信未来 ,走向未来。未来属于青年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党的青年工作》一书中特别叮嘱青年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要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 ,引导广大青年保持战略定力和坚定信念 ,不能顺利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一遇到挫折就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的航船 ,正在穿过一个个激流险滩后 ,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可能在敲锣打鼓、轻轻松松中实现 ,我们已经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全新时期 ,必须做好准备 ,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向年轻人提倡 自找苦吃 的意义 ,恰在于磨砺思想以应对挑战。这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的应有之义 ,也是新时代好青年经由踏实埋头苦干、矢志艰苦奋斗谱写新征程上青春之歌的必然要求。

从放牛娃到乡村教师 每一份投入都可能改变命运

□ 蒲力涛

20世纪90年代 ,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里 ,一个小男孩跟着外婆放牛、砍柴 ,当外婆捆好柴后 ,发现牛不见了 ,左看右望正愁找不到牛时 ,那个男孩从刺林子里把牛赶了出来。虽然身上被刮得伤痕累累 ,但他丝毫没感觉到 ,仍然高兴地说 : 外婆 ,我找到大牛啦 ! 从此 ,家里放牛的任务就交给了这个刚满5岁的男孩。这个 初中生牛犊不怕虎 的男孩就是我。

我叫蒲力涛 ,1990年出生于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马鞍山村 ,2013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同年参加工作 ,现为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小学校长兼任课教师。

从小到大 ,吃苦 似乎一直是我的 人生关键词。小时候 ,家里仅靠耕作几亩田地和养些家畜家禽维持生计 ,我

也从从小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 ,每天早早起床吃好早饭 ,把牛赶上坡 ,然后去上学。放学后 ,我又要到山上把牛找回来 ,有时还顺带捎一小挑柴 这样的日子如今看来确实挺苦 ,可是那时并不觉得 ,因为这些工作已经化为了我的某种童年习惯。

小学阶段 ,我一直过得浑浑噩噩 ,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到了初中一年级 ,有一次上课时我和同桌打闹 ,老师发现后批评了我们 ,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问我 : 你有梦想吗 ? 我僵在那里 ,迟迟没有回复 ,同学们都笑我傻。但是 ,我内心知道自己的梦想是当老师 ,只是不敢说 :老师我当时的成绩 ,怎么可能当上老师呢 ? 那次事件之后 ,我下定决心向优秀的同学学习 ,按照他们的作息来安排时间 ,遇到不懂的知识就请教老师和同学。那段时间 ,我周末回家放牛时都在看书 ,上厕所时也在记单词。渐渐地 ,我的成绩有了起色 ,之后

顺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当时 ,周围人都劝我爸爸 : 家里条件不好 ,别让孩子读书了。但我爸爸说 : 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家里没有钱 ,他就和妈妈做豆腐 ,每天要做到半夜 ,天还没亮就要挑着豆腐走10多公里的山路去卖。当时 ,一挑豆腐可挣10元钱 ,而我每个月的生活费要400元。知道父母的辛苦后 ,我更加努力地学习 ,每天都最早去教室 ,最晚一个回宿舍。最终 ,人生中的第二重 吃苦 给我带来了命运的改变 :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大学毕业后 ,我考取了特岗教师。2018年秋 ,十八洞小学一位支教老师因工作调动离开了学校 ,开学在即 ,学校师资配备出现了缺口。由于这所学校是双龙镇排碧岩学校的一个教学点 ,配备教师只有一人 ,工作任务相当繁重 ,很多教师都不想去。身为党员的我主动报

名 ,从镇里的小学来到了十八洞小学 ,一干就是4年。

最初 ,父母和很多同事都认为我是在 自找苦吃。他们说 : 年纪轻轻的去十八洞干什么 ,不是脑子进水了 ? 可是一想到我小时候也在村小读过书 ,想到那里的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想到 用我之所学改变农村教育现状 的初衷 ,我就无法不行动起来。

十八洞小学设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 ,学生人数保持在20人左右。在十八洞小学任教 ,往往都是校长、班主任、教师一人兼 ,可以说是一 既像保姆又像爹 ,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我既要负责给学生上课、带语言、游戏课 ,又要给一、二年级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在上课之外 ,每天还要为学生做午餐、打扫校园卫生、打理园艺、维护安保等。一套操作下来 ,整个人都疲惫不堪。妻子知道

情况后主动和我商量 : 我也学过幼师 ,看你在学校这么辛苦 ,我能不能到学校帮点忙 ? 在征得中小学校的同意后 ,我的妻子也来到十八洞小学。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孩子们的学习、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变好了。

现在 ,我越发坚定了当初的选择 : 从村小回到村小 ,并不是 自讨苦吃 ,而是通过自己的连接作用 ,将孩子们引向更大的世界。到十八洞小学后 ,只要向中心校有一、二年级的教研优质课 ,我就会打开网络联接设备 ,让孩子们和中心校的孩子同上一堂课。我经常与城里的小学对接 ,让孩子们也能享受到城市名师课堂。2020年国庆节前夕 ,应北京朝阳实验小学邀请 ,我还带领孩子们到北京开展研学活动 ,游故宫、登长城。这些活动让孩子们走出湖南村镇一隅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今年秋季开学 ,又有一批孩子走出十八洞 ,进入了更广阔的天地。这里的工作虽然有苦有累 ,但每一份投入都充满意义 ,都能改变一个个农村孩子的命运。现在 ,我的微信头像就是个长在藤上的苦瓜。它提醒着我 : 要居安思苦 ,时刻不忘来时之路。